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哲学应用伦理新探(二) [New Exploration into Philosophical Applied Ethics 2]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Preprint
Authors	甘, 明
Publisher	中国应用伦理学网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9 00:17:3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052

甘明：哲学应用伦理新探(二)

甘明

哲学应用伦理新探（二）——史哲学伦理初步

甘明

0、或许可以说，“史哲学伦理初步”仅仅是哲学文明中的一个全新内容的具体展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史哲学伦理初步”仅是哲学文明在关注过去时间存在（与我们人类应用伦理相关的“过去时间存在”）中的一种特殊认知呈现；二，“史哲学伦理初步”可分为哲学的自然史应用伦理和社会史应用伦理两部分，“社会史哲学伦理”则是“自然史哲学伦理”的特殊延伸；三，“史哲学伦理初步”只能算是“哲学”的“历史伦理”的一种特殊的基础学的展开。在此为什么要说是“初步”而不能是其他？因为“史哲学伦理”的“初步”是相对以后有可能脱胎换骨为非哲学学科而言的，而这样的“初步”恰好就是哲学文明中一种特有的“现象”存在。有那么一天，当“史哲学伦理初步”已经不再是“初步”的时候，或许我们所说的“史哲学伦理”就有可能直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面目的“历史伦理学”了，正如以前有过前学科时期的数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在相关“哲学”怀抱中所发生的“初步”情景那样。（目前的逻辑学不也就正好在其“初步”的晚期情形之中吗？）然而，与“初步”恰好相反的不一样的哲学能耐则是“应用伦理学”。哲学文明的“初步”似乎可把我们人类的所有认知都从哲学的特殊思维中“批发”出去，而哲学文明的“应用伦理学”则可以把我们人类所有的认知都“收缴”回到哲学的特殊思维活动中来。（或许可以说，今后有不能通“应用伦理学”者，都只能立足于哲学文明大门这外！不管他已经是或可能是什么样的“哲学知识”分子。）

1、对已经发生的过去的记忆拥有，不仅是人类个体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人类群体智慧和全体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是，在我们人类群体和全体这里，以往对已经发生的过去的记忆拥有还是比较“原始想象式”的，尽管我们人类今天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回顾以往，“神话传说式”算是对已经发生的过去的记忆拥有的文明启蒙；“历史记载式”则可以算是对已经发生的过去的记忆拥有的文明开始；“知识体系式”或许是对已经发生的过去的记忆拥有的一种文明特殊。我们人类于今天还能不能找到或开拓更高文明质量的对过去记忆拥有的新方式方法呢？这种比“神话传说式”和“历史记载式”及“知识体系式”更高文明质量的对过去记忆拥有的方式方法或许能让我们人类进入一种全新的“已知”天地。“优美”的神话传说，“优美”的历史记载，“优美”的知识体系，这“优美”中含有多少文学性的想象成份呢？曾几何时，“神话传说式”是多么地神圣多么地至高无上，当时的人们谁看得出并敢说它含有什么“优美”的文学性想象？当我们人类进步到了“历史记载式”时期以后，“神话传说式”的“优美想象”不就显现出来了吗？是不是也可以预见？当我们人类步入“史哲学伦理式”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历史记载式”或“知识体系式”时，“历史记载式”或“知识体系式”所含有的“优美想象”或许会比“神话传说式”的“优美想象”还要“优美想象”得多得多。我们人类怎么样才能消除记忆过去时间存在中的“优美”而让现在智慧获得更上一层楼的记忆基础呢？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选择“史哲学伦理式”方向作一种全新的探索尝试呢？

2、在整个自然中，绝对的个体是不能得以存在的，因为还有与个体不可分的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其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既是个体延伸存在的结果，同时又是其个体得以存在的原因。在整个自然中，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与个体存在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没有个体存在，当然也就绝不会有其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如果没有其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当然，其个体存在也是不可能得以具体存在的。正如：没有鸡，不可能有鸡群和鸡的全部；没有鸡群和鸡的全部，就不可能产生鸡蛋；没有鸡蛋，就不可能有鸡；没有鸡……（变异了的新个体源于变更了的原群体和原全体，变更了的新群体和新全体是变异个体能得以发生的原因。变异的新个体一

但发生，必与原群体和原全体发生相应的交流与相约，从而促成原群体和原全体发生相当变化，进而形成不再同于旧个体、群体、全体的全新的个体、群体、全体存在。这或许就是鸡、鸡群体、鸡蛋、鸡全体所发生的具体存在关系，这或许也是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自行自为着的具体事件存在。）“史哲学伦理”的自然空间依据正在于此。“事件”是个体“创造”的吗？“事件”是群体“创造”的吗？“事件”是全体“创造”的吗？“史哲学伦理”怎么样显现“事件”的本来面目？“史哲学伦理”得立足于个体、群体、全体的文明统一“创造”平台上，通过一定的应用伦理程式，由具体视域角度出发去展开“事件”本来面目的反映。

3、群体和全体也是体。不过，群体和全体相对个体视角总是不确定的体，甚至还是“非存在”的体。如果要透过“非存在”说群体和全体本是体的话，还得说明群体和全体仅仅是相对个体存在才特殊不是“体”的具体。当换一个视角看问题时，当个体作为群体和全体的构成分子存在以后，群体和全体就不再是什么特殊的非存在“体”了，而个体反而成了群体和全体中的“非存在”的体。（譬如自然个体本身的自存在就是例子，其个体本身内部所有构成分子不就是因为群体和全体的统一结果而成了“非存在”的体吗？！）群体和全体是个体分子得以安稳存在的保障。不要仅仅看到个体能独立于群体和全体而自在，还须要看到群体和全体相对个体分子的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就拿我们人类的个体存在、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为例：相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基本层次的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或许就是家庭，进而是血缘亲戚，再进而是事业群体，再再进而是国家民族，最后就是全人类。是的，我们每个人都能独立自在着，可是，当家庭体不健全时，我们个人还能安稳生活吗？当事业群体瓦解时，我们个人还能安稳生存吗？当国家民族消亡时，我们个人还能安稳生存吗？当全人类都走向毁灭（或天灾或人祸或自亡）时，我们个人还能安稳存在吗？！或天灾或人祸或自亡，这是我们人类全体终止自然存在的三大可能。我们人类怎么能只关注个体存在而置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于不顾呢？！“史哲学伦理”自要强调个体、群体和全体的文明统一，“史哲学伦理”须得在个体、群体、全体的文明统一基础上才能具体展开。

4、要消除我们人类全体终止自然存在的三大可能，唯有让全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都能够拥有智慧才行。而全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拥有智慧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全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都必须拥有记忆过去的能力。在我们人类这里，个人再拥有非凡智慧也不能等于群体和全体拥有智慧。当群体和全体没有什么智慧的时候，再有众多的智慧个人也是无济于事的，群体和全体的“弱智”终究难以消除我们人类文明进程中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古今中外就有诸多实际例子可以证明。群体和全体要形成拥有记忆过去的能力，必须要有这样三个条件：一是要动员广大个体特殊充当“代劳分子”，二是群体和全体的“代劳分子”活动需要进入一定的社会性应用伦理程式，三是群体和全体的“代劳分子”的文明成绩需要社会性系统积累与展开。三个条件任缺一项都是不可以的，任缺少一项都不能具体形成群体和全体记忆过去的能力。所有个体做“代劳分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有部分思想意识不再是属于个人的，在这部分思想意识中，我们个人只是群体和全体中的一个构成分子，我们个人所拥有的这部分思想意识仅仅是代劳群体和全体而发生、积累和展开的。对于群体和全体所要关注的过去，“代劳分子”的意识部分或部分意识需要到达一定的忘我境界才行。只有到达忘我，“代劳分子”才能具体代劳群体和全体去公正记忆过去，并因此而智慧建构现在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只有到达忘我，“代劳分子”的个体才能在群体和全体中实现一定的交流、共识、相约；只有到达忘我，“代劳分子”所做出的文明成绩才真正是属于群体和全体的，才真正是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所文明需要的。或许在最近几百年里，我们全人类的个体、群体和全体大有走向文明大统一的趋势。在全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形成或定型文明大统一之前，各国家民族的个体存在、群体存在和全体存在或许都要经历一段剧烈多变的更新发展过程。我们人类个体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肩负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呢？对所属群体和全体的自私性放弃意味着什么？我们人类个体是不是应该努力做好全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文明大统一之前的前期代劳工作呢？再就是，这种前期工作无疑是各国家民族的个体、群体和全体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急所和要点。请试想，能求得国家民族个体、群体和全体的相当智慧将意味着什么？一个国家民族的个体、群体和全体因为匮乏广大的“代劳分子”而处于盲目性的“弱智”状态又将意味着什么？！

5、“史哲学伦理”有力的理由支撑本在大自然存在中。记忆人类个体、群体、全体的历史存在，虽然要有个体代群体和全体思想和行动的忘我的“代劳分子”条件，虽然“代劳分子”要有群体和全体的动员并能得以具体进入交流、共识、相约程式，但是，“代劳分子”的思想意识部分还得特殊进入特别认知大自然的哲学境界才行。“代劳分子”的思想意识只有在特殊弄懂了大自然以后，才能真正有能耐代劳群体和全体去思想意识和行动，才能真正合格充当构成群体和全体的“代劳分子”角色。对大自然的认知与理解总是哲学的永恒话题，本来，我们人类是可以简单地认知与理解大自然的，本来，哲学是可以被我们人类简单地拥有和运用的，然而事情又总是并不能那么简单。古往今来的事情往往是：或许在可以被称为“原哲学”层次的少数人那儿“认知与理解”大自然易，一旦要面对社会作知识性地“解释”出来，并在不能对称的特殊交流中作出相应的文化解释就相对难了，难就难在越解释越复杂，到最后似乎都要落个大家都“不太知所云”了事。大自然被解释得朦胧了，其“哲学”也就跟着“朦胧”了，大自然被解释得深奥了，其“哲学”也就跟着“玄妙”了。我们人类的知识性的哲学文明为什么会步入“不太知所云”的困境？或许这就是具体原因所在。在可以被称为“原哲学”的人和芸芸众生之间，有没有更好地进行交流、共识、相约的可能呢？当芸芸众生总是需要先透过解读“原哲学”的“隔墙”才能去“认知”和“理解”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人类可不可以直接“开通”所有人与自然的特殊认知渠道呢？既然少数人都可以“简单”抵达“原哲学”层次，多数人为何不可以通过交流、共识、相约也特殊跟进“原哲学”层次呢？当可以被称为有握“原哲学”的人到后来则多是要莫明其妙地承担我们人类在特殊认知与理解大自然中变形了的“不太知所云”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人类为何不可以要求每个人都各自负起智慧认知与理解大自然存在的特殊责任呢？或许芸芸众生也是可以从被动学习型中“解放”出来的，或许芸芸众生也是可以特殊转向主动思考型的，哲学文明中毕竟人人都有平等面对自然“对象”的权利。

6、要认知与理解大自然原是怎么回事，首先得认知与理解我们人类在大自然中是怎么回事。我们人类在整个自然中本不特殊，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我们人类自认为特殊才“特殊”了的。譬如“中心”和“主”与“客”什么的，其实这是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都具有的，我们人类以往就多以为唯我独有。由于不能简单地知道“中心”和“主”与“客”是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的都有，我们人类过去就常把大自然看成是无限的“宇宙”啦“时空”啦什么的。就是这么点认识缺陷，我们人类虽然已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科学时代，在说无限“时空”或“宇宙”的时候，这和祖先们说的“上帝神灵创造的天地万物”又有什么质的区别呢？当一些想过了头的物理学家拿一些“莫名其妙”来忽悠大家并被大家“认可”的时候，这和先民们被神话传说蒙呆了又有什么两样呢？“中心”和“主”与“客”是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的都有，我们人类只不过是整个自然中的一部分存在而已，在简单认知了这样的自然具体以后，我们人类还能把大自然看成是无限的“时空”或“宇宙”存在吗？或者把大自然看成是什么有限的“奇点”啦“膜”啦什么的存在吗？！我们人类解决了自己在整个自然中的“中心”和“主”与“客”的认知问题以后，我们人类再睁眼来看大自然存在时，或许就会有大不一样的认识与理解了。

7、大自然还是原存在的大自然，当我们人类已经认知到自然的“时间存在”和“空间存在”以后，是不是还可以突破性进一步去认知自然的“相间存在”呢？当我们人类跨入平格统一认知大自然的“时间存在”、“空间存在”、“相间存在”的视域以后，自然的“有限”问题或“无限”问题还能是什么重要的问题吗？或许重要的只能是对大自然的“时间存在”、“空间存在”和“相间存在”的大统一认知。自然“相间存在”被我们人类纳入与自然“时间存在”、自然“空间存在”一样的认识与理解，这无疑是一场人类意识的跃进。多了对自然“相间存在”的认识与理解以后，我们人类对自然“时间存在”和自然“空间存在”的认识与理解必因此得到全新的提升。或许有人会说关于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的认识与理解原来就够我们人类头痛的了，怎么又要多出个关于自然“相间”的认识与理解？其实，我们人类原来对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的头痛就是因为缺陷了关于自然“相间”的认识与理解，在缺陷性的认识与理解中，自然的“时间存在”和“空间存在”怎能得以“自圆其说”或不让人头痛呢？！简单地说：对整个自然的认识与理解必须在视域中同时包括“时间”、“空间”和“相间”三个方面才能够“圆满”。因为单独的自然“时间”并不能构成大自然的全部内容，因为单独的自然“空间”也不能构成大自然的全部内容，因为单独的自

然“相间”更不能构成大自然的全部内容。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本来就是自然“时间”、自然“空间”、自然“相间”的三合一！在大自然中，自然“时间”形式的存在，必有自然“空间”内容和自然“相间”内容的支持；同样，自然“空间”形式的存在，必有自然“相间”内容和自然“时间”内容的支持；还是同样，自然“相间”形式的存在，也必有自然“时间”内容和自然“空间”内容的支持。所以，当我们认识与理解整个自然或整个自然中的具体对象时，拥有全面的、平格的、互通的“时空相”观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正确认识与理解大自然存在的根本保障。（注：关于自然的“相间存在”认知，在“史哲学伦理”这里仅是作条件性认知展开，和我的一系列应用伦理新探文章一样，不作专门展开。）

8、“史哲学伦理”自然是要“偏主”于自然“时间存在”方面来展开的，而且还是“偏主”于自然“时间存在”的过去方面来具体展开的。也就是说，自然“时间存在”的过去方面正是“史哲学伦理”必须关注的自然存在内容，而自然“时间存在”的过去方面的所有道理无疑正是“史哲学伦理”所需要显现的自然存在具体。毫无疑问，锁定自然“时间存在”的过去方面，并对其进行具体的认识与理解，这必定是“史哲学伦理”的重要基础课题，其后的“史哲学伦理”的进一步展开必受到此基础课题内容的相当制约。在整个自然中，自然“时间”的存在离不了自然“空间”内容和自然“相间”内容的支持。自然“空间”的大约支持内容是自然的“个、群、全”，自然“相间”的大约支持内容是自然的“能、耐、化”，自然“时间”的“点、线、圆”内容自因“个、群、全”和“能、耐、化”的支持而得以具体构成。大自然本来就是：自然“空间”本来就是自然个体、群体、全体的三合一；自然“相间”本来就是自然能力、耐承、化合的三合一；自然“时间”本来就是自然存在点、（过程）线、（螺旋）圆的三合一。这是整个自然内容的根本存在情况，其它具体的形式与内容都是在这种整个自然根本存在内容的基础上特殊衍变的，譬如我们说的物体、场所、世界、过去、现在、将来、运动、力量、变化等等。

9、自然“时间存在”的过去方面应该怎样界定？我们人类首先得通过哲学文明的特殊思维“找到”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共有的“绝对垂直”的临变界线，因为“这条”临变界线是自然过去和自然现在与自然将来的明确“分界”。此后，我们再在自然过去和自然现在中“找到”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普遍自有的已故点而形成的“相对弯曲”的已故界线，因为“这条”已故界线是自然过去与自然现在的明确“分界”。在两个“分界”之间，则是整个自然的现在“时间存在”，而整个自然的现在“时间存在”正是由整个自然的过去“时间存在”混合在其中特殊构成的。我们人类要具体认识与理解自然的过去“时间存在”，首先就得特殊认识与理解自然的现在“时间存在”。在整个自然中，临变界线是“绝对垂直”的，所有构成分子的现在和将来都被这条垂直线分隔断，借形象来说就是一刀齐，自然中没有任何构成分子可以越线存在。稍换个视角看这种自然临变界线，就如同一个绝对的平面在过去的单面一方粘贴了整个自然所有构成分子的现实存在。和“这条绝对垂直”的临变界线相比，已故界线则是“相对弯曲”的。什么是已故？脱离临变界线就是已故。简明地说，在整个自然中，有的构成分子才“粘上”临变界线就已故了，而有的构成分子则是久远地粘贴在临变界线上而“没完没了”。由此得见，已故界线的一头几乎要和临变界线相重叠，另一头就不知要“弯曲”到哪儿去了。这种“重叠”和“弯曲”其实仅仅是相对“中心存在”而言的，整个自然因为“中心”才有了“无限短”和“无限长”的具体存在。“无限短”的已故极限是不和临变界线重叠，“无限长”的已故极限则是立足点上的所有“中心存在”都不得而知其认知对象的“存在结果”。由于已故界线的弯曲性，自然“时间存在”的过去方面就具有了相对“中心”存在的三种过去形式。一种“时间过去”就包含在“中心存在”的现在之中，另一种“时间过去”就包含在相对“中心存在”而在的“世界”现在之中，再一种“时间过去”就是相对任一“中心存在”都不得而知其具体“结果”的对象存在。

10、以我们人类自己的自然存在为例：我们自己的“中心”现在不就无时不包含着众多自然“时间”的过去存在吗？才一眨眼的功夫，就不知有多少构成我们“中心”存在的自然分子在长长短短的过程以后变成了自然“时间”的过去。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长长短短的自然“时间”现在和长长短短的自然“时间”过去不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吗？自然“时间”的过去在我们周围的自然世界里总是错综复杂地存在着，并且还丰富多彩地“决定着”自然世界的现实存在。至于整个自然

的“时间”的过去方面，我们人类“中心”存在除了在哲学智慧上知道“无限短”的一面绝不会和临变界线重叠以外，对其“无限长”的一面或许就没有必要再去费尽心机追究什么具体“结果”了。已故的过去并非对现在的就没有用，而是非常有用。自然“时间”的过去方面总是丰富多彩地“决定着”自然世界的现实存在，如果没有“决定着”，我们人类还有什么必要去认识与理解自然“时间”的过去方面？如果没有“决定着”，我们人类的记忆怎么会是思想意识不可缺少的基础条件之一？如果没有“决定着”，我们人类今天的文明为什么总是受到已故文明的种种制约和影响？现在的必是过去的一定结果，过去的定是现在的一定原因。这个“一定”的因果律是够神圣的，它的神圣就在于它的自然绝对性，我们绝对是我们父母的儿女，我们的父母绝对是我们的父母而不可能是其他，有些所谓科学的“倒时”或“超时”的时空隧道之说法或许和疯言病语并没有什么两样，用这样的“科学浪费”忽悠现在的文明社会则大不应该。当然，文学界则是可以例外的另一回事情，“倒时”或“超时”的想象不就是个艺术浪漫吗？但是，一些想过了头的物理学家们是不是应该自查一下自己是否真弄懂了自然“时间存在”和自然“空间存在”呢？！

11、认知自然“时间存在”方面是“自然史哲学伦理”的重要研究方向，但并不能就此为止，“史哲学伦理初步”还得从自然视野的“初步”中特殊回到社会科学领域的“初步”中来。弄懂自然“时间存在”的过去方面固然重要，弄懂我们人类文明的“社会时间存在”是不是更为重要呢？在弄清“社会时间存在”的过程中，我们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将因此特殊获得一定的个体智慧、群体智慧和全体智慧（我们人类个体自身存在不就已经证明了记忆过去是形成智慧的基础条件之一），这或许是我们人类自然存在的再一次文明跃进（第一次跃进是人类个体从动物圈里跳了出来）的基本努力之一。推理上讲，各科学学科发展到了极端层次是可以互通的，但是，各具体科学学科要想到达极端层次那样的高端谈何容易，科学自律本身就决定了自己所有学科永远都没有极端可言。倒是智慧的哲学文明或许能够因为“应用伦理程式”的特殊应用而例外，虽然哲学文明相对科学视域总是“初步”复“初步”，然而哲学文明或许就能在各种各样的“初步”中让所有相关科学学科特殊“互通”起来，通过“应用伦理”的交流、共识、相约程式，相关的科学学科是可以特殊实现“互通”的，其“自然史哲学伦理”是可以特殊“通往”另一种文明文化内容的“社会史哲学伦理”的。如果说我们人类有的具体“哲学”因为缺失“应用伦理学”要素而不能在各种各样的“初步”中让所有相关科学学科特殊“互通”的话，其“哲学”或许就到了需要自查一下自己还是不是真哲学文明存在的时候了。

12、我们人类的社会文明内容大致是由政治、经济、文化三合一组成的。理想的社会文明内容一直是人类追寻的目标。可是，在我们人类没有更清楚地认识与理解社会文明本是一种个体文明、群体文明、全体文明有机统一存在之前，其社会理想总是与社会现实有着各种各样的距离的。其实，社会文明是现实具体的“社会时间存在”，它的最佳存在并不在“社会时间存在”的过去或“社会时间存在”的将来那里，它的最佳存在本就在“社会时间存在”的现在之中。是的，在我们人类还没有形成高质量的个体文明智慧、群体文明智慧和全体文明智慧的大文明统一之前，社会文明总会处于这样那样的盲目自行状态之中，其情景就好像我们人类个体刚脱离动物习性那时所发生的文明情况一样。虽然处于盲目自行状态社会中的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什么时候都可以说是自然“时间”现在的自然最佳，但不能说处于盲目自行状态社会中的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什么时候都是文明存在的社会最佳。就拿我们人类现在的个体文明、群体文明和全体文明的具体存在情况来说，或许可以说现在的较糟信息就远远多于现在的最佳信息。已经进入核时代的世界情况，似乎就像一群懵懂的森林人非要在森林中玩不得已的火的戏，你想用核吓倒我，我想用核对抗你，如果有一天哪个昏了头当了真，大家一把核火把这个星球烧了个光，整个自然的“时间”现在倒是继续最佳存在着，可我们人类不就玩完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埋怨一些自然科学没头脑地长足发展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埋怨一些经济学科贪得无厌地无度逐利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关键还是努力让我们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的大统一社会文明智慧能够尽快形成才是正道。只有在“社会时间存在”中形成了大统一的具体社会文明智慧，只有在“社会时间存在”的现在中实现了社会文明最佳，我们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或许才能在这个已经充满消亡危险的星球上寻找到有救的文明出路！！

13、能够促成最佳“社会时间存在”的，自当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智慧存在。构成我们人类个体智慧、群体智慧和全体智慧的文明大统一需要三个方面的必备：第一个必备就是需要动员人类全员的文明参与，每个人类个体在充分立足自我的同时都应该拥有充当群体和全体“代劳分子”的部分思想意识；第二个必备就是形成或建造让社会全员都能够交流、共识、相约的应用伦理平台，让所有人类个体的个体意识部分和“代劳分子”意识部分都能有个系统化的社会文明的应用伦理安置；第三个必备就是把政治、经济、文化整合成大统一的金字塔模样，并把源于自然“相间存在”的能、耐、化机制和利、害、宜机制等文明提升后灌注于社会文明的金字塔之中。这三个必备是相互关联着的：如果仅有第一个必备而没有第二个必备和第三个必备，即使动员了社会全员，也是一时间的闭着眼睛激动一通；如果仅有第二个必备而没有第三个必备和第一个必备，尽管构建了相当的社会文明系统设置，到头来也许就不过是空壳一堆；如果仅有了第三个必备而没有第一个必备和第二个必备，就算是在文化层面创新了一整套平格互通大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理论，结果也只会是纸上谈兵。所以，要完成形成人类个体智慧、群体智慧和全体智慧的三个必备是一件多么重大的社会工程，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能做到的或许仅仅是初步想到而已。既然已经想到，或许就有责任对现实人类发出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所有的国家地区，与其把众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玩火游戏的不得已的争斗中去，何不如把这些方面的投入转移到建设个体智慧、群体智慧和全体智慧大统一的社会文明工程上来呢？！真正的“社会时间存在”的强大来自个体智慧、群体智慧、全体智慧的文明统一，所有国家地区的个体、群体和全体都相应智慧了，所有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走上了文明谐调统一的安稳发展之道了，我们人类还需要去努力周旋那些不得已的玩火游戏吗？！

14、构成“社会史哲学伦理”的一个必备文明条件就是我们人类个体、群体、全体的应用伦理统一。我们人类认知一切对象时，一直存在着一个视角点的问题。我们人类“视角”的立足点是个体呢？还是群体呢？还是全体呢？同样的认知反映事件，则会有不一样的认知反映结果。我们人类的“神话传说式”或“历史记载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文学性的变了形的“优美”？或许视角点没有抵达个体、群体、全体文明大统一就是其根本原因。除了视角点问题，还有个“反映事件顺序”的问题。“史哲学伦理”本就是人的应用伦理，“反映事件顺序”必体现人“中心主”与事件“对象客”的特殊关系。“社会史哲学伦理”是以立足现在动态的“社会时间存在”为条件，然后才去关注过去的“社会时间存在”对象的。没有立足点于现在文明的关注，何以有过去事件对象的反映？立足现在以后再去关注过去，其反映的“事件顺序”应是过去事件本有的时间顺序相颠倒才对！！“社会史哲学伦理”关注过去“事件”的方式方法是特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立足现在回头望，逆时地认知过去“事件”存在。先结果，后原因，对象的必然性自在逆时认知之中得到贴切真实的全面反映。认知的主体立足点是现在，然后才去逆时认知刚才，然后才去逆时认知过去，这种逆时认知本来就是由我们人类一系列“反因果”思维活动构成所决定的。（“反因果”思维是我们人类意识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反因果”思维本来就是我们人类个体具备的一种意识能力。虽然这种“反因果”的意识能力——记忆力并不是意识构成的全部，然而其记忆力应当说是意识构成不能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史哲学伦理”的意图没有别的，就是要把人类个体的这种“反因果”的意识能力文明提升到群体层次和全体层次上去，好为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形成大统一的文明智慧打下必要的基础。

15、而今眼目前，或许可以说我们人类已经有许多个体人实现了相当的自身文明存在：已具备了相当的文明思想意识，已具备了相当的文明情感理智，已具备了相当的文明素质涵养。可是，许多国家地区的群体和全体的文明存在情况可能就不大妙了，社会还横行着诸多丛林法则，社会还盲目流行着没有文明提高的能、耐、化机制和利、害、宜机制，可以说社会还没有形成高质量的群体文明智慧和全体文明智慧。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有多少智慧型的人类个体又有什么用呢？！在没有实现高质量文明的群体智慧和全体智慧之前，我们人类实际上还算不得已经真正步入了文明时代。为了我们人类能真正步入高质量的文明社会，为了形成人类个体智慧、群体智慧和全体智慧的文明大统一，“社会史哲学伦理”和“自然史哲学伦理”的具体文明开发是不是就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文明意义呢？！我们人类需要更为真实地或全面地知道过去时间存在，在记忆过去中削弱或消除文学性“优美”虽然会让“过去时间存在”的记忆少去了许

多“戏说趣味”，“史哲学伦理”视角点的具体产生虽然需要我们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在应用伦理程式和平台上构成文明统一才能实现，“反因果”的“事件倒序反映”虽然因为我们人类的“中心”视角而特殊颠倒了自然事件顺序，然而，我们人类个体、群体和全体却会在这一系列的认知活动中获得史哲学应用伦理所带来的文明大统一智慧可能，我们人类今天可不可以就在“史哲学伦理初步”这方面试一试呢？以上文字仅供参考，仅供同仁参考，谢谢。

2007年7月24日（本文首发《中国应用伦理学网》）

地址：云南昭通师专教务处（邮编：657000）

/